

紫

微

集

書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十九

宋 張嶠 撰



制

張浚為前宰相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合行檢舉
叙復奉聖旨復觀文殿大學士制

勅總揆岳而居中夙賴爽邦之哲位山川而作鎮方資
表海之勲熙事休成湛恩誕布將善人之是賴豈舊德
之或遺具官某道貫古今學該流略計安天下而厲其

志心在王室而有其功誠慤不移陳義有大臣之節危難自仕許國有古人之風勲庸少迂於初心意氣已吞於仇敵雖孔明街亭之敗以三等而自貶而仲華龍章之褫無二色之可闕逮起奉於東藩賴綏安於南紀既民人甚使其政故積狀稔聞於朝爰因惠澤之敷俾冠侍班之寵噫翰藩強固所以增廉陞之安榮職秩優隆既已均弼諸之體貌尚無內外之間共湏平定之期可

桂林為因擅差官兵過淮推砍竹木等事於遙

郡階官上各降一官遇紹興九年正月五日赦叙中侍大夫及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赦叙遙

郡防禦使制

勅朕合宮禮成肆眚象魏徃愆宿負咸得虧除具官某頃以將屯發興自擅有司麗法當以奪官茲用赦原比還故秩尚思愆慎毋貳其尤可

王仲凝為該大禮赦叙左通奉大夫制

勅朕致選賢能欲同躋於平定容忍臣子用保護其初

終雖嘗觸於憲條其卒歸於蕩宥爰以祭澤之布誕敷
蠲略之文况吾邇臣豈限常典具官某學問傳其素業
德厚殆其天資雄深之文不施於典誥孝謹之行徒行
於里閭曩以微文嘗詔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
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無忘
復玷缺之艱可

耿著為毆打百姓致死特貸命追毀除名停配
降承信即續為起發大金留務計議使應辦一

行舟船脚乘同共交納官奉聖旨降五官與叙
係已叙未復舊今來該遇紹興十年九月十日

明堂赦文與叙武畧大夫制

勅具官某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降宥得以
官爵自贖既更赦令又得稍還故秩其為恩亦厚矣然
爾之官爵可以復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其祇茂恩毋
忘念咎無或狃於幸免再抵罪誅他日有司以義固爭
雖予不得而爾私也爾其戒之

景興宗元係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所犯因知
潼川府為於川陝大軍券食折伏錢內別作名
目侵支使用不行起發事奉聖旨特降一官後
該遇明堂赦恩合叙復元降一官

許中任左朝請大夫直實文閣知靜江府為收
買戰馬例皆不堪披帶降兩官未叙間又為奏
本路管下州軍多有待闕官員寄居乞依三路
沿邊州軍不許官員寄居不支奉給等事降充

直秘閣又因在任罷行後不覺察市買於元認
逐廳鋪戶處伊市價買物等事先次落職令湖
南轉運司根勘具案聞奏特降三官勒停後遇
明堂大禮赦本官見左朝請即主管台州崇道
觀依刑部所申與叙一官

曾班為臣察上言金人登泰州城知通親往軍
前和議差官吏根刷金銀等事奉旨曾班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傳送雷州編管後該遇

明堂赦與叙左朝散大夫

安加右朝散郎成都府路轉運判所犯因應副
王彥一軍錢糧未見起發數目等事先次降兩
官又為因吳玠軍前糧食闕乏不行裝發放罷
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稅後遇明堂大禮
赦與叙左通直郎

侯慤元係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
參謀官所犯因措置招安建昌軍叛兵事務冗
并不覺察諸項人馬因而作過等事特降兩官
後該遇明堂赦恩叙右朝請大夫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
於故叙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
愆之久其從寬宥畀復官聯欽服予恩毋忘爾戒可

陳靖直元係右中奉大夫利州路提刑所犯因
在任買販益貨等事先次放罷特降三官後該
遇明堂赦與叙右中散大夫致仕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於故序爾頃承委寄荐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愆之久其從蕩宥畀復官聯雖筋力已愆顧無尸於事任然德義自飭宜尚慎於桑榆可

曾彥元係中衛大夫秀州刺史所犯因淮東宣撫使司按發為封閉門戶致餓死將司韓全并受豪戶孫承事木綿等入已事特旨降橫行遙郡七官勒停令該遇明堂赦恩勘會昨於淮陽

軍兩次立功理宜優叙特與叙親衛大夫秀州刺史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於故秩具官某頃以貪虐自抵憲罔茲更赦令已復官聯念歲月之既淹加功能之可錄爰推異渥畀叙橫班祇服予恩無忘念咎可

許中廣東經畧司申海賊詹德叔虜作過其降授右修職郎潮州推官許中躬親捕獲詹德等

與叙復右從仕郎制

勅具官某比者負海之郡久罹寇攘既以文降復為桀惡爾能迹捕一境為清其俾官榮以為勸獎益圖飭厲以稱寵名可

仇愈為該大禮赦左朝散郎制

勅君子修己以毋貳過為賢王者用人豈以一青廢德矧吾近列嘗麗寬科宜從洒心之文以開棄咎之路具官某早以文學而進晚聞吏職之修事不辭勞治皆可迹速閱歲時之久益抒屏翰之功中以辭難嘗詒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勿忘復玷缺之艱可

張琦昨在淮西宣撫司水軍統領為冒請逃亡事故人錢米事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今兩遇赦特與叙成忠郎制

勅朕施恩於海內雖昆蟲草木莫不闔澤顧如爾等亦所不遺也尚祇明命毋怠可

宋超為首先將帶軍馬一城官吏渡淮來歸淮
西宣撫差權知亳州烏 親率重兵攻打遂致
失守除名勒停今該遇大禮赦係歸正之人特
與叙從義郎制

勅夫軍敗不而夷城陷不能死在於理法固有常刑矣
朕惟使過之義貴爾後圖施甄叙之恩復爾秩序朕
與爾則厚矣而爾所以報朕者謂何尚思勉哉以蓋前
耻可

梁興趙雲李進先於靖康因金人攻破太原以
南侵犯不肯順番首先率本府及絳州管界忠
義人兵措置收復河東懷澤州隆德平陽府渡
河尋歸本朝有偽齊占據黃河以南隔絕前來
不得復度河北與番賊大軍戰鬥一十餘年大
小數百陣前後約殺頭領三百餘人堅守忠節
永不順番自後思本朝於紹興五年內前來歸
朝梁興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趙雲躬武郎李

進修武郎制

勅朕惟河朔諸郡間淪陷於干戈之餘忠義遺民終不
諼乎國家涵養之德爾等轉徙十年之後間關百戰之
餘脫身歸來深用嘉歎俾躋榮於秩序且風示於邇遐
益勵遠圖以卒前志可

耿著昨自淮陽軍軍前齎奏赴行在內殿引對
特與叙復舊官制

勅抵罪以情則法不嫌於太密推恩以恕則理有貴與
從寬具官某頃以賊殺不辜已從末減後以荐逢赦令
稍後官聯朕惟擅殺者非貶降之可懲而責效者在仁
恩之加厚是用盡還故秩計其來功尚無忽於思愆深
自圖於報國可

王仲山為知撫州失守日除名勒停紹興九年
正月五日赦文應軍興以來州縣官曾經失守
投降之人不以存忘竝與叙復生前係中大夫
與叙復原官制

勅朝廷每赦令之下一洗庶尤雖其淪謝亦蒙降宥爾頃詔吏議夷於士伍既沒之後數更霈澤今其遺孤援思自列惟爾宿負既隔於存忘而吾湛恩何間於幽顯俾還故秩盡削丹書啓爾後人毋忘報塞可

曹伯達為係趙榮帶到一行官屬及焚毀了番賊文榜特與補正廸功卽制

勅具官某向者敵人傳檄城邑爾能率衆守義抗賊不有褒榮何以示勸俾起家於文史以風動於邇遐益勵爾圖無忘忠力可

伍昌禹元係鳳翔府僧因金人犯陝西麟遊知縣趙壁守節不屈招集忠義萬五千人後來陷偽更不出官依舊為僧藏泊川陝宣撫司申已差充鳳翔府推官奉旨特與補廸功卽制

勅爾本以浮屠能知忠義守節自好不污偽官申致命書俾齒仕列尚思飭厲以報國恩可

趙裔為充瀘州都知兵馬使年滿補承信卽換

給制

爾積勞累日之效既不可得而考矣徒以嘗經大臣閱實特越有司之文而申命汝亦能祇承恩渥而圖報稱乎

懷德崇義體性率義歸仁劉信為前來歸正供說事宜忠義可嘉特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人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列益思厲勉以報國恩可

徐三兒補承節郎齊二哥補承信郎為遠來歸正委實忠義制

爾以裔民志慕華夏可無寵獎以慰其心竝列武階祇服恩渥

陳在楊沂中申蘄縣管界巡檢李溫將帶兵甲前來荆塗山擇穩便下寨其李溫元於客人船上安泊不期上件船不覺入淮前去切慮別有踈虞衆軍張言等狀推許陳在權攝上件職事

率衆與番賊鬪敵委見忠義可嘉伏望詳酌特
補一使臣名目奉聖旨特補承信郎制

勅爾以軍伍威攝拒寇嘉其忠力俾服武階務立尤功
以圖報事可

衛振為父靖招收李忠賊馬陣亡補承信郎制
爾父頃以戰賊隕於行陳賞延及爾遂服武階申錫命
書無忘必慎

王叔哥為遠來歸正本朝委寔忠義補承信郎

制

勅爾淪陷既久幡然改圖嘉其反正之忠俾與武階之
列益思勉厲以報國恩可

何九章為妻父賈信與董先賊兵鬪敵身死得
兩資恩澤內將一貴與次男僧奴其僧奴未嘗
承受間身死乞改正補承信郎換給

在法非執政大臣不得賜爵外姓而死事者願得之所
以厚其報也肆予命爾往服官榮無以得之之易而隨

乃力

陸保兒係壯來歸正與補承信卽制

爾以裔民歸心華夏俾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尚思
勉哉

毛七可于俊成契丹長行李家奴為遠來歸附

于俊成補保義卽李家奴補承信卽制

爾等皆以裔民歸心華夏竝秩官資以為慕義者之勸
尚思勉哉

馬興為忠義首領不忘朝廷見團集民社保護

鄉閭與補承信卽制

勅爾天資忠赤志徇國家保固鄉閭不污不義俾躋武
列以勸忠勞益勉爾圖無墮乃力可

趙舜舉因妻父武功大夫劉竒掩殺叛賊陣亡

與補承信卽制

勅爾之外舅頃沒於賊賊爵及爾遂列武階申錫命書
毋忘恭慎可

王處仁為岳飛申自紹興七年承受本司往來
軍期機速文字到今無稽滯伏乞指揮依一般
進奏官邢子文蘇公亮體例先次補授合得出
職名目依舊在院祇應奉聖旨補承節卽制
勅爾為邸吏隸火將幕府積年矣羽書往來道路無壅
俾登武列用勸勤勞是為異恩益殫爾力可

宋彪為自番賊圍閉宿州至今堅守山寨捍禦
金人不順番前來歸朝委寔忠義特與補正承節

卽制

爾朕身賊圍義不反顧載嘉忠順宜有褒優卽其武階
遂俾真授益思勉厲以答恩榮

潘田為自密州將家遠來歸正并供到京東事
特與補正承節卽制

勅爾脫身賊中能圖反正探刺事實以諭有司宜加褒
優用勸忠義其祇恩命益務輸忠可

曾和劉錡申契勘進奏官魯和自承受本司軍

期奏報等文字並無稽滯乞昨來湖北京西宣撫司進奏官王處仁體例先次與補受出職名目依舊在院承發本司文字奉旨與補承節郎制

勅爾為吏郡邸且司邊遽奏報毋壅是為有勞俾列王官尚服乃事益務勤恪毋懈於前

張公舉李進劉榮為殺敗金兵張公舉轉武顯郎李進轉修武郎劉榮循一資通五資補成忠

郎換給制

爾等奮田行伍自致戰多宜有褒嘉以示勸獎往祗甄叙之寵無忘力疾之圖

崔紡為上殿特與改合入官制

勅以假版而為真授與自選調而遷京秩皆異恩也汝未閱歲而得異恩者再焉爾將何以報國乎尚思勉之可

朱之彥為應副大軍糧草循一資又為措置良

家子弟籍為義士五萬餘人特改宣教即換給

制

爾頃為令饋軍無乏又能糾集義旅助宣兵威宜有褒
加以示勸獎祇服明命無替厥勤

王存為於未交地界已前與蔡綬等結集忠義
遊說陝西諸帥為叛逆投番人朱光庭李覺先
捉獲事發竝追攝赴開封送獄枷項禁勘存以
父祖世食朝廷爵祿委與蔡綬等同謀存等招
伏之後金賊留守劉陶百端拷訊在獄一百四
十餘日合斷絞罪緣與南使王倫親戚特議放
免乞推恩特改承務郎制

勅爾頃與蔡綬等遊說陷沒之人于關右事覺被害者
甚衆其生者既秩以官榮而死者亦加隱恤矣豈獨遺
於爾乎俾陞京秩以勞忠勤祇服明恩勉之無斁可

費樞為告發結集陳亨等勞効改承務郎換給

制

爾往以變告羣盜迹捕皆得大臣承制寵以京秩有司按狀遂俾為真往服恩榮無忘自好

唐璟任和州通判日金人侵犯勢力不加遂至殺宣贈兩官制

勅爾頃以郡丞登陴捍寇死獲其所良所歎傷秩以議卽俾書其柩以明忠善之有報也尚歆耀之可

名闕戰贈兩官制

勅荷戈而出已輸衛社之忠裹創而還終遂捐軀之節其施愍典以勵庶臣具官某以沉毅之資更戰伐之久義勇奮發不避死亡矢刃淫夷卒至淪沒惜無萬金之藥可全爾軀其稽二等之褒以昭予寵尚或未泯庶克歆承可

揚再興王蘭高林羅彥等為與番賊接戰陣歿各贈五官制

捐軀殉義者臣子之極忠隱卒崇終者國家之盛典其敷錫于名命以風視于邇遐具官某拔由閭佐之中奮

迹戎行之右秉懷壯烈挺志沉雄比隨栗姚之師深入
強敵之境方幸金吾之擊郾屢以勝聞復悲國子之歸
元遂推閔典俾進階於橫列用追賁于營魂豈徒章死
事之褒亦以為在列之勸惟其英爽尚識哀榮

田守忠等因功合轉武功卽已贈三官欲各更
贈兩官呂福等因功合轉從義卽已贈兩官欲
各更贈一官制並係順昌府與金人等節次見
陣戰歿

勅爾等比遇敵鋒轉戰疾力遂捐軀命深惻予衷考退
敵之功固應顯賞稽加等之命宜厚飭終精識不渝尚
膺休寵可

邢方為與敵接戰陣亡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制
爾頃與敵戰歿于行前死事之節不可以莫之酌也既
追賁其泉壤又收錄其嗣人尚其有知歆予渥澤

樂遇梅永亨各贈兩官與一資恩澤更各名守
闕進義副尉趙宣周孝曲育各贈兩官與一資

恩澤並係建炎年間因隨軍陣亡官兵

勅爾等頃緣國事殞命顏行向隅王靈未遑褒恤昨令
搜訪遂以名聞嘉其忠誠痛悼曷已追榮秩序恤錄嗣
人魂而有知尚服予寵可

張順等係收復海州與金兵戰亡之人各贈兩
官恩澤兩資及銀絹錢米羊麩酒制

勅爾等比與寇確殞命戎行嘉其死國之忠宜有追榮
之典其效書命祿以武階仍錫官榮恤錄嗣子或以故
秩即昇後人賻贈有加併申褒恤惟其未泯尚克歆承
可

魏經為城破戰死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兩

資恩澤制

勅朕惟亳社方得復失此將帥不任之咎也守者既不
能死城郭委之出走爾乃率衆拒敵城已陷而不為屈
予念元元之遭罹嘉爾之死義良用悼傷武階之峻上
閣之華併告其第又官其嗣子二人豈徒為爾報哉將

以勵庶臣之節且使所任不肖者知焉可

邱燿劉輔之韓元各贈工官恩澤五資周瞻左
廸馬賚杜橫各贈六官恩澤依舊使臣李友等
依舊制

勅具官某等朕比敕大將上予死事之臣追賁以官錄
後恤孤既施閔典矣念其殉國之意猶未厭于予心申
錫金書載加隱卒尚其不泯服我渥恩非將悼痛之思
亦以為忠義之勸可

楊再興高林王蘭羅彥姚侑李德為岳飛奏已
蒙贈五官令乞贈七官恩澤六資姚侑李德各
贈六官恩澤依舊羅彥依舊制

勅朕閔死事之臣既加追賁慮未盡於隱恤肆申錫於
命書具官某損軀百戰之餘殞命鋒刃之下原其積志
悼痛不忘深陋齊人尚稽涿聚之賞遠師漢武更字羽
林之孤俾再刻於密章示極隆于閔策精爽未泯尚服
哀榮可

王昌固與贈三官恩澤五資田守忠贈三官恩澤四資陶清贈三官恩澤兩資更與一名下班祇應品福贈兩官恩澤兩資李福贈兩官恩澤兩資宋綱贈兩官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闕進義副尉張宥係自効入贈承信即與一子守闕進義副尉王勝贈兩官恩澤一資何譚贈兩官與一子父職名盧城贈承信即與一子父職制並係順昌府與金人四太子轉戰臨陣戰歿

勅爾官某等退敵于陣不避死亡金鏃淫夷卒至淪歿朕惟春秋死事之義加序愍章稽羽林字孤之文恤錄嗣子多寡有等一視厥功精爽如存尚歆恩渥可

龐仲先贈三官與恩澤四資南堅贈兩官與恩澤兩資潘興贈兩官與恩澤一資更與一名守闕追義副尉承節即李福贈兩官各與恩澤一資賈義贈兩官各與一子父職名王京贈承信即各與一子父職名制並係宿州陣亡官兵

勅具官某等比戰符離殞於行陣雖功庸之弗就顧節義之可旌納祿賞延併申褒錄或以故秩即畀嗣人尚其有知服予恩渥可

賞乞贈兩官與一子父職名并遇山移萌香唐仲來勇安勝都商石有一訛劉彥李暉並贈承信即各與一子父職名並係同前陣亡官兵

某等比戰符離殞于行陣追褒秩序以尉營魂具以故官命其嗣子尚其不寐歆服予恩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

宋張嶠撰

制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故父治可特贈少師制

勅朕廣大建祀以禮承天之休神况昭荅不敢專饗既以推之寓內豈吾元臣之後嘗預四近之列追褒寵獎而有不被其先者乎具官某故父某以思異之姿承世濟之美所馮既厚所見又大宜其光融休顯克配前人

雖中外踐揚不為不遇而蓄德未究宜開嗣賢嘗以諮
謀典吾幾秘上休禰室既濟前傳之崇其致命書更陟
維師之峻俾其廟祀永耀寵綏可

故母文氏可特贈冀國夫人制

勅朕褒厚臣工顯揚先世凡我在列均被湛恩顧吾大
臣嘗登宥室既以追榮考廟若其內助忽遺不錄何以
慰其凱風寒泉之思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出於大家來
嬪相室所憑厚矣令善之資不移於驕貴廉約之操克
謹於閭彛遂蓄餘休以詒後嗣既已正位小君筭珎有
耀其易封於大國用永賁於廟祧精識不渝服予休寵
可

繼母文氏可特封鎮國夫人制

勅昔頴考叔以封人之賤能以嘗羹之語感移其君傳
以為能錫其類矧吾有四海之富而東朝之養猶隔晨
昏爰推陟屺之思成爾將母之慶茲因廟澤以迪惠心
具官某繼母某代馮藉之美容服之盛歸於大門克配

君子既享從夫之榮復以因子而貴已開成國號曰小君既無以加矣其贈脂田之奉以申寵秩之懿俾爾孫子永嘉賴之可

試御史中丞何鑄故父瓘可特贈朝請大夫制
朕惟天之報施不遽在於朝夕之間君子修身亦將期于必世之後百年之計莫如植德諒前人之本心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固今日之可驗其官某故父某經術絕世孝謹刑家抱修能而不施卒齋志於黃壤有德器而自過能遂致於青雲因^大享之消成方均釐於海縣如吾執法可後褒親進秩疏榮足慰風木之念刻章納祿用綏何氏之祧可

母吳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朕肅祗舊典稱秩明禋神靈宴娛祝嘏並告幸大事之獲考豈豐福之敢專顧通籍衆臣咸被揚親之寵矧甘泉法從可稽壽母之褒具官某母某氏生於大家來嬪令族山河象德圖史禋身事夫以恭夙有如賓之譽生

子而令咸多稱願之言遂以才賢為吾執法合宮大享
寔預侍祠顧駸假之無譁繫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
慰親慈名稱益隆不愧武昌之號脂澤有奉佇開石窳
之封祗服恩榮益綏祉福

妻張氏可特封碩人制

朕御彤管之詩而歎婦德之賢覽采蘋之什而知保家
之助屬者涓成盛禮大賚四方均釐既以盡褒揚之典
自外及內顧可遺家室之私具官某妻某氏奉養無違
體柔而正山河象德具容潤之義禮法兼資全鐘郝之
懿左右夫子裨益宏多輯寧親運門風載睦用錫號名
之美以為閨門之光宜爾家人嗣膺褒寵

試中書舍人王鈇故父仁恕可特贈承議郎制
勅朕顧瞻許洛之間皆吾世臣之後侍祠致胙無廢於
時方其平居流風具在喪亂以後喬木莫存屬當明禋
懷舊太息惟茲王氏實彼大家其視諸韓為外王父方
稱大禮有子在庭之秀既成世德之積累兼資外氏之

漸摩于其少時已成令器出居守所臨有聲歸教兒曹其言可訓雖積德之不擢果天命之靡愆肆因惠澤之施爰舉愍書之典千種不泊何勝罔極之悲十世其昌以彰有後之報可

母余氏可特封太令人制

勅升侑合宮謂其稷親而先帝錫福群下故將自葉以流根惟于侍臣既褒禰廟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母某氏如山如河有容潤之德其華其實兼室家之宜為婦而恭為妻而義恪修祭祀輯睦閨門躬勤瘁於早年享光榮之後福以子而貴顯膺名稱之崇俾壽而昌佇啓脂澤之奉欽予明命益介爾祺可

故妻余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成天地之福蒙祖宗之休不敢專鄉而獨私既以推之天下徧於群物矣徒欲德施之廣寧有存沒之間具官某故妻某氏幼服訓戒以自約飾及事君子率禮無違雖秉德甚賢當膺服飾之盛而賦命勿永不及光榮

之日宜䟽恤典增寵號名尚服明恩以綏厚夜可

妻余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廣大建祀並侑祖宗承神至尊罔弗祇若克綽厥福均被邇遐既先侍從之臣亦逮室家之壺具官某妻某氏凝姿婉約秉德柔嘉如挑天之宜室家躬采蘋以承祭祀穆然閭則足稱婦師靜女其姝宜載彤管之盛君子偕老允膺稱謂之隆佇開湯沐之封以耀筭珣之德欽承恩命祚嗣其昌可

資政殿學士李光故父高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交神于祀既祇若於舊章錫福於民以風示其符應惟我三朝之舊嘗聯四近之班可無褒賚之恩用以寵綏其禰具官某故父某慈祥居里孝謹型家抱能不施莫展平生之用餘慶於後遂儲奕葉之休爰以才猷預吾幾政考之彛典錫以密書東宮調護之官益隆於秩序廟堂蒸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史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燎薰皇天受神明之況薦裸太室蒙祖考之休敢
 懷專鄉之心用舉均釐之典眷吾舊弼可後褒親爰施
 刻密之章用慰寒泉之念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令德
 嬪於甲族其華其實早聞家室之宜如山如河克成容
 潤之美蓄慶於後以大厥家命世生賢常預吾政筭珣
 有耀既正小君之名湯沐增封更荒大郡之履精爽不
 昧尚克享之可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故父卞可特贈奉議

郎制

勅朕還觀扈從皆吾近臣視其經術深醇則知有傳家
 之學顧其仕宦崛起則知席積慶之餘推本源流可無
 追責具官某故父某以行義發聞於閭里以文學見推
 於士林抱修能而不施齋高志而獨老修之在我責報
 於天有子而賢德器自過逢時奮發遂大厥家肆因有
 昇之恩用慰無窮之念議郎告第以貴幽宅尚其有知
 歆予褒恤可

故母盛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婦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品秩或視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宜沛湛恩用褒泉壤具官某母某氏少有賢行嬪於德門奉事良人則甘乎牛衣之貧逮撫幼孤則幾於織屨自給雖隱約之備至終操行之不以卒成其兒以儒自顯千鍾不洎雖深風木之悲四德無虧終被恤章之報尚其精識永亢而宗可

妻石氏可特封令人制

勅朕篤報本之誠既承神於彤鬻廣敷錫之義遂浸福於黎元顧吾侍從腹心之臣實有室家左右之助可無褒寵以逮其私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間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洪州觀察使平延通故父昌可特贈武義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矍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
潛德莫知俾申追賁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知識尚
或能歆可

母劉氏可特贈太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其稱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母某氏悉德懿行雖不著聞
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
尚能顧享可

妻宋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朝廷褒崇之典下逮室家豈無意乎蓋將責其內饋
之助相戒以圖報焉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
良遂階光顯荐膺封號每加益隆其相爾夫仰酬恩禮
可

寶文閣直學士綦寔禮故父亢可特贈銀青光

祿大祿制

勅朕昭事上帝及延殿之百神敷惠庶工逮輝胞之衆

隸有加邇列不與湛恩慶賜之行固以克綽厥福追崇之典必也揆厥所元宜錫命書以光禰室具官某故父某學問深博經術通明官政飾修獨高循吏之譽隱德憑原克開後嗣之賢德義文章著稱當世還以所襲上休其先三品崇階榮其告第九原英爽尚復予恩可

故母趙氏可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蕩藻之奉素嚴於承祀山河之德夙著宜家為婦而有相成之功賢為母而有義方之訓原閨閫之素修固厥後之宜大是生賢子坐振一時還以休光顯揚先德副笄之盛已正位於小君脂田之腴其更荒於大郡俾其後嗣毋怠厥承可利州觀察使王勝故父可特贈武畧郎制

勅朕祇見合宮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正位廉車既通顯矣俾由

追本之恩益進武階之峻惟其知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周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繼母牛氏可特封太碩人制

勅升侑合宮錫福群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繼母某氏為婦而恭為妻而順爰以子貴顯膺褒榮俾壽而昌益介厥福可

故妻楊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欲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亡褒賁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稟資柔令賊命不融茲因廟澤俾增稱謂惟其知氣尚克能歆可

故妻張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柔嘉凝姿婉約逮良人之通
顯既已隔於存亡禔以恩章尚知歆服可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富直柔故父紹庭可特
贈太子太傅制

勅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
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矧吾舊德之良嘗預幾庭之
列其於禰廟可後褒揚具官某故父某資才絕倫憑籍
甚厚綽有名家之韻稱其世德之餘謂當勅典繼承於
世烈遂儲餘慶克聞於嗣人茲因廟澤之行用沛納書
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峻於品秩春秋丞嘗之奉永熙
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晉寧郡夫人制

勅封人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
褒揚蓋因其子屬者大事獲考均釐萬官官需湛恩以
加泉壤具官某故母劉氏山河其德婉孌其容逮事舅
姑早奉執筭之饋無違夫子有嚴舉案之儀訓教具修

閨門載睦雖三徙實資於陟岵而重茵永悼於終天可
無蜜印之章用慰寒泉之念俾易封于湯沐用益耀于
春秋可

武功大夫解忠故父青可特贈武經大夫制

勅朕祇見合官上儀獲考均釐遐邇適無間顯幽具官某
故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壤之典以為廟室
之光可

故母薛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輯其閨門淑
慎脩其婦道有子而貴遂從其秩稱謂甚隆尚能顧享
可

故妻房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
廟澤之行豈可忘賚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稟資柔
令賦命不融茲錫贊書俾增稱謂知氣如在尚克能歆

可

妻孟氏可特封碩人制

勅朕褒寵之典務極優隆廟澤既行下逮家室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榮游膺封號益加美稱以示恩光其相爾夫共圖報塞可

徵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弟右朝散郎子謨故父

宗明可特贈沂州防禦使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廣教孝之義使

顯揚者獲報美之効追遠者慰明發之思顧吾扈從之臣可後褒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資材畢給蔭藉高華德足以及物而不被於人材足以及世而不見於用遂蓄餘慶垂裕後昆列城禦侮之崇用告其第九原悽愴之識尚或能歆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碩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逮於臣工追褒之文既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
間躬采蘋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啟
後人愍冊之行益隆立號光塵如在歆我恩榮可

利州觀察使翟琮故父興可特贈少傅制

勅朕祇見合上儀獲考均釐遐邇無間顯幽具官某故
父某潛德莫知慶開厥嗣其推飾壤之典以為廟室之
光可

母聶氏可特封越國大夫人制

勅朕升侑合宮錫福郡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
母某氏蓄德於身慶流於裔遂以子貴顯膺褒榮益加
美稱用介厥福可

左朝散郎充徽猷閣侍制貴故父祖仁可特贈
朝奉大夫制

勅朕本秩禮以嚴天地之奉薦和樂以格神靈之和儀
物備陳緼豫紛列第祿竝貺彤鬻豐融嘉與臣民均茲
祉福顧茲甘泉之舊可稽陟岵之褒具官某故父某孝

謹刑家經術自著最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春秋時祀尚侈褒榮可

故母施氏可特贈令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有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歆享可

左通議大夫王庶故父茂可特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肇禋重屋大祀休成推上帝之仁既錫福於四海廣教孝之義以加惠於庶工使顯揚者獲報親之心追遠者慰濡露之惑其施恩渥以貴幽局具官某父某篤厚提身謙恭居里素高鄉曲之譽不求聞達於時修之方寸之間責報必世之後乃蓄餘慶篤生顯人茲因廟澤之行用沛納書之寵東宮調護之地益從於品秩春秋丞嘗之奉永燕於雲來可

故母劉氏可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勅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
入子之念哉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
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積累之自矣稱謂甚隆尚能
顧享可

顯謨閣直學士鄭滋故父集成可特贈銀青光

祿大夫制

勅朕登頌祇之堂膺受多福施配天之澤錫厥庶民顧

吾邇列之良可後揚親之典具官某故父某稟敦厚慈
和之質負博聞多識之懿而賦命不偶齎志莫伸蓄其
餘澤以詒後嗣篤生令子為時聞人還以休光追褒禰
室銀印青綬之貴光祿古官之崇以告子弟尚克嘉之
可

故母李氏可特贈蘄春郡夫人制

勅朕惟惠澤之行下浸於黎元追褒之文復加於禰室
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

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故母某氏德合閭彛動應圖
史雖積行累功之勤不顯生平之日而錫羨流光之慶
實惟後嗣之承推其欲報之心祚以刻章之命錫號小
君雖云其舊更食大郡褒賁則心知氣不忘尚歆斯寵
可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一

宋 張嶠 撰

口宣

賀正旦使人到盱眙軍御筵口宣

遠持使傳來慶歲元喜聞入境之初宜厚示慈之禮特
加撫問期體眷懷

鎮江府御筵

夙馳使聘來講慶儀適寒沍之屆節涉阻修而在道特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加宴好用洽歡心

回程鎮江府御筵

歸驂北道涉境南徐眷言行邁之勞加厚惠慈之禮茲
循彝典宜體眷懷

值雪御筵在驛

禮畢明庭瑞呈蜜雪即賓亭之安便折燕俎以從容庶
樂使華庸昭眷意

平江府御筵

遠馳使命修慶春朝冒霜露以修塗次輶車於近郡式
頒燕禮庸示眷懷

赤岸御筵

先春遠使造國近郊諒勤行役之勞特厚燕慈之禮庸
昭眷意用洽歡心

就驛射弓御筵

馳車涉遠授館云初禮方講於射候燕特豐於賓俎茲
循彝典用洽歡心

喜雪御筵

季冬調呂瑞雲應時肆頒燕豆之豐用表化均之燮衍
其和樂體此眷懷

又賜酒菓

一元調化六出瑞時頒內府之甘珍侑初筵之燕衍庸
昭眷意共樂歲祥

使人賀畢賜御筵

肇臨元日既講盛儀折芳俎以示慈樂嘉賓而式燕庸

昭眷禮茂介春祺

又賜酒菓

肅馳使傳修慶元辰既明廷盛禮之行宜嘉實芳醪之
賜意斯將厚禮則有加

回程盱眙軍御筵

肅馳輶傳還次淮濱有加將送之儀式啓惠慈之燕庸
昭眷意庶洽懽心

回程平江府御筵

肅聘使詔經從會府加厚送將之禮用休跋履之勞燕
俎式陳行騶少憇

朝辭歸驛御筵

既講慶儀將馳歸馭爰示慈於燕豆尚少憇於賓亭寵
禮有加眷懷式示

又賜酒菓

既修慶幣將戒歸驂錫御府之甘珍侑賓亭之燕樂庸
加禮遇宜體眷懷

到闕值雨御筵移在驛

遠抗使旌既修慶禮屬為霖於寒序就折俎於賓亭庸
示眷懷庶從款席

策問

問

問人材之難也以矣上之人雖有用才之意而或莫可
得而致下之人雖抱有為之志而每患其無以達然則
推轂當世者固大臣之任也然其說有二焉持詩之恙

羊之說者則曰吾無私交之行也何以薦士為持易之彙征之說者則曰惟善故能舉其類此政吾任也二說既立鮮有不失於一偏者魏其武安厚賓客人主至於切齒然崔祐甫則以除吏八百而號賢相霍子孟未嘗薦士而漢之得人於斯為盛至於常家行之則士有賢愚同滯之歎四者之事甚類而得失之迹相反何也願與諸公論之

問夫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今之通義也進賢固在所賞矣苟所進者不肖而不加誅焉則託推轂以市恩於下者何所懲艾耶故高祖以千戶賞魏無知以其能進賢也然考之漢法有坐所舉者以故不實之典則又欲絕其舉之濫也國家廣進賢路內則付之宰相大臣外則委之監司郡守使得保任以次而升其來有自矣然未聞其某人進賢而蒙舉類之賞某人舉不肖而受濫舉之罰此賢不肖所以不免混淆之蔽者殆謂此也敢問西漢之法亦可施於今乎

問昔齊人之伐魯也當室如懸磬之時其勢可以舉魯矣及展喜犒師告之以先王之命而齊人乃還齊桓合諸侯之師以伐楚也革車千乘其勢可以勝楚矣及屈子如師責之以德綏諸侯齊侯卒受盟而還以此觀之則使人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大矣向使行人失辭則兩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甚哉使人之難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方今廷西北之患師連未解安得其人如古之庸使者乎

試館職策

問古帝王遭時艱虞扶危救弊圖回治安者雖在聖哲不敢以易必深思長慮審所當務研極其至以定其不易之規模然後舉而措之見於施設則動無廢事衆功日興而大業以建爰稽其始究觀其終若合符節者蓋出於此子產謂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蓋不思其始終而為之無畔徒欲力行雖勤無補若子產可謂知此道

者周之宣王當小雅盡廢之時興衰撥亂一時修攘之事大略載於詩雅燦然可考亦未有不先規畫而後從事及要其成內外之治莫不畢舉遂致中興之隆豈非其成效大驗耶主上纂累聖之圖履艱難之運宵旰焦勞臨期願治有年于茲矣總攬羣榮講求政理常若不及然兵戈之餘流冗未復州縣之間沃壤多曠欲生聚之富而版籍未充欲藏用於民而賦歛未省荆襄淮甸控制之衝而藩屏未強諸道帥府方伯之職也而名實不副凡經理天下圖回復之計者其事固不可疏舉所當定其規模按而行之待以歲月使筭計見效不愆于素以輯成中興之功者宜有必然之畫願條列而詳言之以埃上之採擇焉

對愚嘗觀富人家之作室也必先略基趾具餼糧鳩材幹議板築相面勢之陰陽審堂室之高下然後度其材而用之大者為楹棟小者為焚楹又負偃植各安所施如是則不待勞筋苦骨可以坐享廣廈之安矣又嘗

觀良農之治田也必先相衍沃表原隰辨邱陵度肥瘠視土地之宜審種莖之種高者以藝稷黍下者以植粳稌雨之霑足也則謹其耕苗之猥大也則謹其耘實之堅好也則謹其穫如是則不俟沾體塗足服枷芟衣襪襖袖手而獲倉箱之積矣夫作室細務也治田鄙事也富人老農非有絕人之智識也而且能區處規畫於其前享成勞於後又况聖人之治天下開基創業垂無窮之統興衰撥亂而驟救傾危以時者哉雖然富人之作室也身不親斤斧而有其安良農之治田也手不事耨菘而有其利何者有梓匠隸農為之服勤勞而致其力故也然則聖人之致治亦在於得人而已矣漢高祖得一韓信世祖得一耿弇左將軍得一孔明方其登壇於漢中之日請問於南陽之時親顧於草廬之際則其所以制楚平莽之謀三分鼎足之業固已預圖之矣及其成功也如稼而穫如蚕而績如力行而有所至無毫釐之差或可以槩見矣向使人君謀之不素計之不熟徼幸

於萬分之一待其不可然後復狼顧而改圖無乃引歲
月而隳成功耶愚嘗觀自三代至今三千餘年中興之
君而周漢二宣與夫唐之明皇憲宗不與焉何則正朔
不改於上臣民奉承於下鐘簾不移社稷有奉雖其復
文武之遠績華世宗之餘弊平武革之亂略除方鎮之
跋扈其功烈鏗鉤炳耀蕩人耳目然方之少康光武晉
元則其功反小何也羿之伐夏也更二姓而後復當時
之人固已忘夏矣王莽之盜漢也歷十八年而後平當

時之人固已忘漢矣司馬氏承魏氏之後其所以繫民
心者尚淺則其復之也蓋茲難於夏漢氏季世矣而三
君者皆能被苦蓋蒙荆棘而極其已墜之業則與二宣
兩宗之事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觀夫少康之犇有
虞也有田一成則其地固狹矣有衆一旅則其人固寡
矣然終能戮澆殪而伏其辜滅過弋而殲其類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其功有光於此者乎光武以疎屬而翔白
水起南陽新野之衆用下江平林之兵斬王尋王邑於

昆陽破銅馬王郎於河北曾未一星終而高祖之土宇
固已復於版籍矣則業有大於此者乎元帝以征東渡
江則明號固未崇也三吳之人莫有至者則人民固未
附也方五湖流毒於黃河之北而群盜嗣虛於大江之
濱然而能收拾豪俊振拔滯淹陶士行擁六州之衆以
寧荆郢王茂宏建分陝之計而定江東典午之祚既絕
而復續事有難於此者乎蓋嘗原三君之所以能成其
功烈後世望之若神人然豈有他哉得人而已矣少康
之興也則有女艾季杼為之腹心瓜牙光武之奮也則
有寇鄧耿賈為之股肱輔翼而元帝之渡江也亦有王
導周顛溫嶠之徒或負羈紲或謀帷幄或扞牧圉用能
致力於當時由是觀之勢不在於彊弱得人則昌時不
在於治亂失士則弊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何遠
哉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資撫艱難之運躬節儉以紹開
中興勞宵旰以洪宣祖業駐馳蹕七年於茲矣三時不
害而年穀屢豐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前日之盜賊蜂

聚蟻結處處而有比年以來日昃月削寔以平定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得天之贊得民之助是宜恢復函夏清定海隅續宣化之業弛生民之憂久矣然而陝西可平也而羣才未至於河內河南可復也而置戍不踰於淮北前強寇之侵雖折箠而挾之去然次歲之狄固未免於蠢蠢也意者未得魁傑俊偉而為之用耶將亦用之而未備耶或搜羅之道未廣而巖穴幽隱尚有未盡出而為朝廷任使者耶不然何功業之難建而曠日遲

久如此也然則流冗之未復沃壤之多曠版籍之未充賦歛之未省與夫控制之要帥守之任是宜明榮之殷殷下詢也顧愚淺陋何足以奉承之請試言其略流冗之未復則安輯之版籍無自而充土地荒蕪則賦歛何如而省控制之藩屏未彊則戍守之榮未盡也帥守之名實不副委任之責未專也然此數者得其要則一舉而庶事畢修不得其要則雖矻矻然事事而治之用力愈不治矣昔唐德宗嘗患戍卒之多轉輸之不足李泌

為陳富強之策其說以謂賈縉市牛於党項令諸冶鑄農器募戍卒耕閑田逮其既熟之後官給高價而糶之戍卒貪墾田之利終更而願留者聽不過數歲則留者必衆如是府兵之法可復矣今愚之所陳者事雖有異於泌然一舉而衆事必得則或近似之矣夫民之所以失業兵之所以未彊者無他皆食不足之所以致也足食之道不過在於務農而已秦人以力農兼天下漢武以屯田定西域曹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本於積粟許下

元帝之所以興復晉室者亦能課督農業此非明效大驗耶今夫襄陽西接中原東通吳會壽春北控梁宋西鄰許潁其地皆沃野千里畝收數鍾今若募軍民雜耕其地堅築壁壘積穀以保衆寇至則戰無事則耕是常以我之靜逸待彼之饑勞也與夫勞轉輸而滋久戍兵疲而民勞者其工拙豈不相萬耶今夫我之所病者敵耳偽叛固無足畏敵之與我戰也戰於萬里之內而偽叛之與我戰也戰於千里之內然敵之所以世為中國

患者以其射鳥獸逐水草而居其轉徙去來不常此敵人
之生業而中國之離南畝也比年以來而厭此寇而
降之罰食粟衣繒與中國等今遠道入寇勢非齎糧不
可是前世敵人之所以病中國者今亡矣此殆天王之
勢而為之然則捨高城深池屯田久戍縻以歲月而使
之自病復出於何策哉若緣邊城壘既堅田野既墾失
業之民就食者衆則民流土曠固非所患也以平糴之
法積粟於既熟之時修勾踐之政養民於童穉之日則
版籍之富賦歛之省又非所虞也城壘堅矣而無寇掠
之患倉廩實矣而無轉輸之憂而猶或藩屏之未彊則
嚴退軍之罰可也帥守之未副則重方面之任可也究
數者之本則以足食為先而足食之道則以得人為本
趙充國屯田於湟中而服先零孔明屯田於渭濱而抗
曹丕祖士穉屯田於譙城而復河南向使漢晉之軍非
得人而用之何以能成其功烈耶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苟得其人四方將以為法其於撥亂也何有胡

不試迹宣王之事以觀之車攻吉日則言其獵采芑六月則言其南征北伐之盛竊考之於詩當時之功業班班可見然蒸民之所以美其致中興之由者不過任賢使能而已然則古之聖人所以勤於求才而逸於任使蓋知其要故也故區區之愚終始以得人為言不識何以裨國論之萬一乎至於議論之闊疎文辭之骯骯不足以仰副試言之意厚顏多矣惟執事實貫之

表

賀稱尊號表

具

誕受鴻名告類上帝乾文增耀日景愈輝凡預照臨舉深慶賴中賀臣聞聖人之德廣被則欣戴徧乎海邦中國之仁外覃則樂推達于蠻貉恭惟皇帝陛下順天格保迪德迓衡始若太王屈身而違獯鬻之患終如唐帝中立而受可汗之稱孝養既申尊名益曰我欲仁而仁至天且不違後其身而身先福將焉往歡盟一定戎夏咸休臣名在丹書獲觀盛節二國有好曾無標耒之勞

配天其澤空被函蒙之賜

藉田禮成表

鑿御青郊肇稱藉禮命陽官而祇事親一撥以致勤天
田既降於躬耕民畝自聞於昏作光垂使冊慶溢寰區
中謝竊以候陽輝之方盈謹協風之初至咸戒農用欽
授人時所以供郊廟之粢盛所以教黎元於稼穡上先
勞而悅民草偃而風行著在前經茲惟令典宣王復古
猶或忘后稷之功建武中興亦弗克永平之舉未有憲
章於祖宗之舊繇蒞於軍旅之餘來世有稽於今為盛
恭惟皇帝陛下正德率下克勤于邦務其三時播厥百
穀庶人之終於千畝以示勤功帝籍之收於神倉用嚴
昭孝臣叨承郡寄企望齋宮聞勞酒之頒莫預終食之
列陳載芟之頌但同率土之心

賀正表

青煒御氣方迎發歲之祥垂象示民甫及始和之候詔
既敷於寬大物自趨於發生凡在照臨舉深慶賴伏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皇帝陛下海涵春育日運天行者昧俟時居豈安於鬱
鬱中興復古謨已並於明明方臨令吉之辰誕啓隆平
之運臣職叨居守地阻朝班稱漢殿之觴徒想臚傳之
句祝聖人之壽惟殫善頌之誠

鳳歷履端合乾隆之交泰侯邦受朔執玉帛以駿奔海
寓尊承天人悅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孝道
通神業紹祖宗德流夷夏大一統之本旨得萬國之歡
心偃武修文克致大平之盛制禮作樂聿興極治之隆
臣叨領郡符阻陪班列三公奉璧相益備於漢儀萬壽
無疆願永歌於周雅

授時頒歷布治莫大於王春端宸臨朝綿宇咸歸於正
統肇茲嘉序運式昌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發揚乾剛
秉執聖道上齊七政撫三陽開泰之辰下括九圍體一
元端本之意振嘉生於率土均茂化於群黎日月照臨
動植知慶而臣猥叨睿獎外假守符當少康之祀夏莫
預駿奔仰大舜之好生惟深抃蹈

曆象四時謹王春而正始車書萬里奉玉帛以來朝慶
協三靈民歸一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對時育物頒朔
治民正乾坤交泰之辰當日月重光之日聲教訖爾以
無外典章燦然而一新禮講三朝奔走獻四方之籍樂
陳萬舞歡呼稱百辟之觴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心雖
馳於魏闕頌莫奏於周京

房州貢生辰礼物表

遵常職而修貢篚莫非任土之所生因彌月而薦壽儀
敢墜守邦之故事顧充庭之不腆撫小邑以增羞仰冒
凝嚴伏深惴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虛無恬淡微妙渊
通道大無名功神莫測躬禹湯之盛德而大統有所承
蹈堯舜之遐風而高名無可議出作聰明之元后入為
博大之真人四方共瞻萬世咸仰臣猥貳郡政偶攝佐
符遇載誕之昌辰嗟莫陪于下列效包茅之入貢獨取
後于衆人

天申節賀表

虹渚流輝宣重光於百世星樞動采紀盛旦之千秋
日月之照臨頌乾坤之悠久賀中恭惟皇帝陛下淵嘿
儲思清明在躬偃戈敷皇極之風篤孝奉慈寧之養
時五福同躋有道之長受祿萬年永燕無為之治
時逢出震序協乘離遙瞻北極之尊坐鞏南山之固
臣謬膺吏郡 邇路朝瞻日觀以葵傾企莫階而獸舞
美當報上願歌天保之詩壽且多男請効華封之祝

賀與金國和表

姦回稔禍致兩國之稱兵宗社再安賴一人之有慶
回勅敵之盛氣敦舊好之齊盟海縣弭寧人神悅豫肆頌
溫詔誕告殊方恭惟皇帝陛下以大禹之儉勤遇文王
之憂患寅畏不忘于罪已焦勞惟務于安民雖逢國步
之多艱終致皇天之悔禍遠法太王之事小足以興周
豈同鄭伯之下人僅能保國親屈帝尊之大駕俯臨郊
甸以議和願惟委順之永圖允為生靈之至計遂使荷
戈之士獲聞偃伯之期方當詔語之敷宣不覺涕洟之

橫落臣濫身郡絃何補縣官頽京邑之艱危獨抱申胥之憤逮朝廷之和好嗟無魏絳之功空懷計國之丹衷徒與遠民而共慶

賀皇后受冊表

臣伏覩邸報皇后受冊寶禮成中外臣寮拜表稱賀者天地奠位日月正明燕及宗祧慶均寰海賀中竊以關雎之風天下必本人倫王者之假有家孰先內助惟造端乎夫婦者極其至則濟民於仁壽也斯無難從古所聞莫茲為重恭惟皇帝陛下仰祇天顯俯示民彝考陰禮於六官獨守鷄鳴之德正母儀於萬國實由文定之祥體既儷於宸嚴歡益協於長樂化行黎庶皆輯寧於室家德茂螽斯將蕃有子孫臣無任云

擬進神宗實錄表

昭祖宗之大烈宜有信書委筆削於下臣實慚非任奏編初御撫已增羞恭惟神宗皇帝道貫羲黃功超舜禹憲章具備如日皎而天垂號令施行蓋雷厲而風靡仁

涵九有威懾殊方憂勤七閩之餘垂裕千齡之統布在
方冊炳若丹青中遭不令之臣公肆服讒之意猥因紀
述遂肆詆欺不知罪已而稱君專務附下而罔上敢誣
盛德幾類謗書黨之方行逮淵聖之繼明屬倥偬之未
給理如有待端俟今朝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欽崇
祖武謂休功偉績固當垂之於罔極而淫辭穢史豈宜
宣示於方來爰俾儒臣載刊抵牾兼存朱墨庶是非之
可明刑去矯誣俾議論之歸正事無遺落理則宣昭上
足以慰天之靈下足以遺來世之事昔魏明之讀武紀
徒追怒於馬遷太武之悟國書第淫刑於崔浩方之盛
世豈不多慚但臣等誤玷使令匪能述作語任則無分
於九牧量才則深愧於三長惟僅足以成篇豈敢言於
比事典章之盛雖遠過於前王潤飾之功宜更須於良
史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二

表

天申節宰臣以下謝賜御宴表

宋 張嶠 撰

運際昌期慶表猗蘭之瑞班聯邇服崇沾湛露之恩和
入八音驩均萬寓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竊以聖神
有作歷數攸歸夢日感星則祥發高穹澄河秀穗則珍
叢厚地實千載難逢之會昭一人有慶之符是知天祐

下民作君師紹隆炎運陽居大夏以長養茂毓神姿離
明瞻星火之中需樂玩雲天之象陳嘉餽於鎬飲奉僊
籟於韶音庸示宴慈當茲誕節若其魚在藻以樂豈鹿
食苹而鼓吹吉甫因征伐而歸賜之燕喜士會節春秋
而至饗以殺承類有泛思男同慶日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瑤光感月神策授天躬戴千懷斗之姿御合璧連珠
之歷推虞帝好生之意咸躋壽於綿區念姜嫄載育之
祥永承顏於長樂恩頒折俎沛及群工臣等敢不飲聖
化之醇風味道真而肥國當既醉太平之日惟祝萬年
罄天保報上之心更祈百祿

慰永固陵復土表

同軌駿奔載考因山之典百司竣事已終復土之儀凡
在照臨舉深悲隕伏惟皇帝陛下道隆達孝禮厚飾終
昭事宗祊既歷蒸嘗之奉崇成陵邑彌深凝慕之誠願
少抑於至懷用俯寧於群品

賜御書樂毅論春秋左氏傳謝表

聖學淵深尚覃思於史傳宸章煥爛方親灑於牋毫寵
被侯邦先生儒館中謝臣聞連縱橫六國獨樂毅為仁
義之師示褒貶於一王惟丘明得春秋之旨去古云遠
茲道不明兵法流於狙詐之家微言絕於異端之學故
二賢之聖美歷千載以難伸瞻仰餘風布方冊而具在
發揮後世遇聖神而益彰恭惟皇帝陛下繼好息民投
戈講藝分禹湯之暇日求燕魯之遺編著論釋經有此
著龜之訓盈箱積軸勒為奎壁之文事掩前規恩隆往
哲臣叨居外寄猥預榮觀恭拜豐珉喜與布韋而交慶
珍藏秘室願隨神物以護持

賜御書毛詩謝表

聖學緝熙兼總君師之任宸章燦爛發揮雅頌之傳光
被庶邦榮生多士中謝竊以六義之蘊有溫柔醇厚之
風八法之精具端勁道偉之狀方游戲翰墨之際乃覃
思典籍之中天未喪於斯文世一遇於大聖恭惟皇帝
陛下德並文武治隆成宣本教化以厚人倫追法二南

之美履艱難以至王業每思七月之陳故於一二日競業之餘不忘三百篇諷刺之旨特紆睿藻載勒豐珉倬然雲漢之章煥若鈎奎之象臣猥分郡寄叨奉恩頌口誦心惟蚤服孔庭之訓手舞足蹈茲偕魯泮之儒

代盧尚書謝靖康覃恩表

配天立極履寶祚以維新渙爵疏恩推惠心於無外仰荷乾坤之施俯慙營蒯之微恭惟皇帝陛下敷敏徇齊聰明睿智久繫天人之望允膺圖籙之符潛德春宮天下已陰受其賜垂衣南面百姓蓋無得而名爰因嗣歷之初大霈敷天之澤日月臨照無幽隱之或遺雨露霑濡何蕭茅之有間滌瑕蕩垢宥過推仁肆令罪戾之餘亦玷龍光之寵臣敢不祇承睿渥欽奉皇慈自誓糜捐力圖補報登車叱馭方趨蜀道之難戀闕傾心但覺堯雲之遠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某臣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尋具

辭免奉聖旨不允陳力不能輒上奉祠之請布施優裕
遂叨次對之除辭避靡容凌競失措謝中竊以西清嚴
近之地許以冒居蟠城要會之邦復令滿歲蓋本朝之
所以待賢俊亦漢廷之所以旌治能如臣何人併冒茲
寵伏念臣進由疏遠本乏技能被遇聖神嘗叨侍從不
知盈滿自取顛墜再蒙委任以來益務洒濯其過雖殫
夙夜難強疲庸弭謗自修未著籍茅之耻息黥補劓遽
疏復玷之恩仰戴洪私橫流衰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地覆幬靡不并容日月光明舉歸臨照每隆寬而厚
下罔求備以責人致使迂愚亦蒙獎拔臣敢不沐上恩
之肉骨誓盡力以撫民勉勵夙宵激昂衰退使豺狼不
縱於春囿庶愁嘆可絕於里閭僅免空食敢言報國

代謝紹興十七年賜歷日表

治歷明時爰振百王之典頒常授事預知一歲之宜眷
寵新書恩隆睿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聰明
憲天考堯歷以定四時察舜璣而齊七政歲將即於更

始令誕布於惟新豈徒俾晦朔而有知抑亦警官師之
無曠三靈協慶萬國咸歡臣叨守郡符恪遵詔旨體輔
相裁成之意宣化承流欽作訛成易之方務農重穀

代謝紹興十八年歷日表

堯曆肇修推閏餘而成歲夏時載叙頌正朔以示人凡
曰承流由茲布治中謝臣聞分至啟閉皆天地化育之
功生長收藏實帝王裁成其道故箕子陳其無易而左
氏記以不愆欲應金穰宜調玉燭恭惟皇帝陛下明齊
日月洽陰陽追既往之璣衡極知來之象數辰在大梁
之會參考尤精賜當大族之初邇遐均被臣叨膺外寄
猥預榮觀捧此彌之既深許於五紀施之庶務先力勸
於三農

代謝賜歷日表

歷象授時著於堯典歲年叙事見於周官聲教訖于海
隅邦賜來於天上謝中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稽古凝猷
體大禹之神重人統得時之正備宣尼之聖謹王春體

元之端鉤校舊儀審觀新度侯協璣衡之運民知寒暑
之期玉燭既調金穰斯應鼓躍群動涵濡大和臣被命
典州祇承頒朔之告職司宣化益茂勸民之方庶有助
於涓埃用酬恩於高厚求報本反始之宜必取貴誠上
質之要迎長日之至因吉土于郊既躬饗帝之能聿昭
嚴上之訓一隆制作允屬聖神恭惟皇帝陛下修德錫
符體元居正深仁撫育橐弓矢而戢干戈至誠感通時
寒暑而節風雨孝治已臻於明察禮經敢後於憲章爰
修大旅之儀以懋中興之業牲陳繭栗器用陶匏以下
民咸憲之勤致上帝居歆之報推功不處均福無疆故
得萬國之心咸賴一人之慶臣身紆郡紱耳剽上儀莫
施奔走之勞徒預函蒙之澤

謝歷日表

考璣衡之密度協用九章頒正朔于遐方使知四序恭
惟皇帝陛下順稽五紀謹御三微察發斂於春秋居德
行於冬夏奉若天道欽授民時顧歷數之所加際寰區

而並用臣敢不恪遵夏倣寅奉周正觀橋運之推遷示農功之早晚

謝歷日表

春元三統已祇奉於王正泥詔十行復叨承於漢札荷恩之下逮知啓閉之攸宜竊以舜命羲和堯欽歷象歸餘舉正上明天道之盈虧東作南訛下示民時之早晚課清臺之密度謹大史之前占每因嗣歲之初誕舉授時之典車書所混正朔咸加雖曰故常實為異渥恭惟皇帝陛下昭天配地既同化育之功治歷明時尤謹重黎之事思不奪於民力欲寅亮於天工咸使庶方奉行時令臣謹當推原德意宣諭詔音木鐸徇民敢後道人之職璇璣在上願修日御之官

擬留守司請回鑾表

習祥而征自潛消於敵氣振旅以入軍復幸於輿區敢控忱誠仰于睿德竊以衆人以宴安為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撫艱難之時蓋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

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於河內
皆匪定都之會實為稅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
宮室庠陋弗稱於九重而井邑夥繁粗羸於七校况宦
寺之有所復廟祐之已安儻回曦馭之臨允慰斯民之
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黷武之無庸
知從欲之盡濟詔太僕而効駕命髦頭以先驅回軫旋
衡壹賜經行之復勞師修士聊稱告至之觴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仍
改賜紫章服者中臺列屬方惧瘵官兩掖演綸忽驚誤
寵復攝禁林之直遂通法從之班拜命自天措躬無地
臣某誠惶誠惧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資庸陋遭世盛明
未踰歲月之間亟被聖神之眷洪恩不次人已詢其積
薪素業無多才豈堪於視草願若篆蟲之童技詎能黼
黻於王猷方郁郁乎躋周監之時宜渾渾尔追虞書之
體愧非鴻博難副選掄茲盖伏遇皇帝陛下宣精帝文

暢道皇極程器能而並用姑欲試林與日月以合明悉
皆容照有如躡等時謂異息而臣千載一時幸遇龍顏
之聖主四人三至勉追鳳閣之家聲竄伏而思未知所
報臣無任云云

代王帥謝除敷學表

天邑神明之與方愧承流宸章秘密之藏遽叨更直游
蒙優渥深積凌兢謝中伏念臣材術拙疎性資凡下早被
先朝之眷遇浸膺上聖之使令擢臨清蹕之都入待紫

荷之橐望輕銖兩不能使桴鼓之稀鳴費惜絲毫無以
得搢紳之虛譽方圖來效仰報殊恩敢謂眷私叙加甄
拔莫循墻而遜避惟負乘以憂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丕冒堯聰曲加舜陟治致中興於至盛材多並蓄以無
遺雖甚庸虛亦加識擢臣敢不益堅愚慮師輦轂彈壓
之風庶展微勞為海岳崇深之補

代劉寶學謝表

禦魅嚴誅分畢身於裔土賜環趣召忽降德於中三天

既蠲罪戾於丹書復竊寵名於紫禁恩光驟至涕泣橫
流伏念臣早以瑣材誤膺器使仰激聖神之遇每欲效
忠退惟義烈之門自應狗節會大臣有公陝之命仰明
制為入幙之賓遂陳力而弗辭庶因人以成事而臣雅
無勝筭以佐元戎懼曠日而無成乃整軍而借一本恥
大還之後終為拜賜之師既臣卒之寔奔何邦刑之敢
違固當自執其咎理難分謗於人至於斬將以彌煩言
則戶皆知其主名專威而多妄作則臣於久離幙府凡
是宣司之過舉悉皆歸怨於微臣雖欲加罪則其無辭
乎然其不善不如是甚也方責言之噂沓必分顛隲賴
上德之照臨卒蒙全度逮茲其廢更荷包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惡殺好生每存心於祝網寧替無濫故二數
漏於吞舟致此微生終歸善貸臣謹招三光而自列畢
九死以酌恩與其流離於瘴癘之鄉孰若馳驅於戎馬
之際尚收薄效以蓋曩愆

轉左朝散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准告磨勘轉左朝散郎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衢州封賜如故者分符出守愧乏休稱會課當遷誤蒙信賞被寵光之狎至顧瑣質以奚堪祇受靡遑凌兢罔措謝竊以虞舜極無為之治乃三考而陟明成周興泰和之風以六叙而政吏克循彞憲允屬熙朝伏念臣賦性迂踈逢時休運演綸圖任已叨鳳閣之詞臣試職承宣復綴甘泉之法從才微任重器小恩隆敢意序陞深憂曠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庶績其凝黎民於變乾健而寧萬國適追帝王之殊勲離明而照四方盡復祖宗之舊典誕敷湛露敷勸臣工是致庸虛亦霑異數臣敢不仰遵聖訓恪本郡條誓殫撫宇之勞期答生成之賜夙興夜寐戒伐檀貪鄙之譏時和歲豐歌既醉太平之盛

伐王侍郎謝表

方虞瘵曠莫承天府之流忽被褒遷進貳冬卿之職命由中而莫及寵喻分以唯憂中謝伏念臣術昧通方人

常少與出際中興之運親逢上聖之知擢自計臺俾臨
京邑幾年試可曾無治狀之足稱庶役告成幸見禮文
之畧辨初欲自陳於懇款亟蒙賜對於親間復奉訓辭
躋陞起部念八範五材之法有國大經在六官四屬之
間必人稱職夫何瑣質驟玷清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蠶飭群倫鼎新百度謂名器不可以假每頒往稱朕命
之言欲技巧咸精其能故重疇若予上之選臣敢不勉
殫愚慮仰報睿思元首明而庶事康顯賡歌於虞典車
馬修而諸侯會期繼詠於周詩

貢銀額表

策名委質咸抒奉上之誠寸地尺天畢效充庭之貢敢
因方物用達愚衷恭惟皇帝陛下離日方升乾德廣覆
奉君道之慈訓號令一新體天德之好生仁恩四達神
靈歡喜廟社安榮玉帛萃於丹墀梯航來於裔土故雖
小壘亦致微儀就日望雲第竭祝堯之意式歌且舞永
肩戴舜之心

謝侍講表

柱史記言方懼空官之責經帷訪問誤叨勸講之除自顧庸虛實慚冒昧竊以參稽舊史歷考前王法訓典以修身莫尚多聞之益鑒興衰而自警孰先故志之知用崇建於官聯以茂明於術藝惟我本朝之舊獨超三代之隆顧雖多故之餘不忘於稽古豈俟偃兵之後始務於談經宜得儒先助成講業如臣固陋曷稱詳延比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學惟日就覃恩清燕既已窮六藝之淵源造道宏深豈徒守諸生之章句仰惟大度益務兼收雖如臣愚亦蒙器使卒華光之業固莫繼於前修陪露門之遊其敢忘於大施

代謝樞密院表

孚號揚庭牢辭弗獲覲顏就列負愧深深謝中竊惟樞筦之權允謂謀謨之府昔受任於戎馬之際誓捐軀於天石之間覬瞻王靈式平亂畧雖奉令承教期不負於初心而蒐乘訓兵終蔑聞於勝算既坐罔功而廢斥旋膺

趣召以來還始陪百辟於朝端得奉清塵於殿幄始欲拾遺補闕裨庶政於毫分豈期圖任疇庸還中權之要近沐湛恩之甚渥懼陳力以奚勝矧國威方振於近年然邊氛未衰於平日而臣於已試無聞之後用責成申命之言義不可以辭難身固期於盡瘁惟師律有以制勝則戎昭自然折衝如齊任夷吾終底九合之績晉登卻縠爰收一戰之勲顧智畧之甚微何昔人之敢望獨狄忱誠之感格庶幾廟社之安榮雖被恩之便藩終撫躬而惶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魯公追戎之畧慕周宣復古之規忘過記功方闢用人之道興衰撥亂將成蓋代之功乃推求舊之私付以本兵之寄臣謹當損身徇國受命忘家仰體主恩既賞孟明之一青益堅臣節敢忘林父之盡忠

謝除中書舍人表

掌柱史之方書訖無稱迹贊掖垣之名命忽有超踰隆恩不聽于辭榮薄技蔑由于試可詔除優異負念凌兢

竊惟以道化民若文章固其餘事以言鼓衆非訓誥何以動人書命之司朝廷攸重是以感山東之父老本漢家寬大十行之書服河西之衆豪以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故鄭以公孫僑之善為辭令用能修好于諸侯而楚以觀射父之能道訓辭終以稱雄于上國况以渾灑之誥與夫深厚之文鼓舞四方彌綸庶務益使王言之大皆由帝制之明惟我皇朝齊駘治古若時掌誥皆號得人顧臣何為亦膺此選寵名已過負乘為慙况臣已竊記言復陪約史此蒙恩詔更與經惟皆古今儒者之至榮非泆忍下臣之所稱敢圖獎拔躡備論思取甘茂之十官豈能無過兼諸梁之二事何以逃刑報稱是難縻捐則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睿知有臨運既啓於中興人自來于間出布昭神武會同已邁于六王後飾弥文號令方追于三代益廣并包之度兼收管蒯之餘臣敢不仰体官施之大恩下奉職臣之所守雖盡有司之業粗免空餐非逢致命之秋何能報賜

代房州謝表

佐奉常于列寺已玷清流叨共理于上庸謬膺假守拜
恩甚寵撫已若驚已見吏民敷宣德音謝中犬念臣奮由
寒士偶竊賢科賦惟朴忠受才愚魯一行作吏分甘州
縣之徒勞五斗折腰敢謂事功之可立碌碌固無竒節
恂恂直若鄙人豈其拔于稠衆之中躡居群俊之上校
讎丹府竊窺藏史之淵源庀職次卿豈識朝廷之典故
仰荷神聖之知遇殆非庸瑣之能堪常愧無基之厚墉
終以壞壁而賈害方圖自列已致人言雖悔可追寄顏
無所曠官尸祿祇增小已之羞含垢匿瑕盡出大君之
賜恭惟皇帝陛下體乾之覆如春之生爵有德而祿有
功賞不僭而刑不濫閔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以由且故
使孱微亦叨庇冒感深淪骨涕下霑衣臣敢不熟思往
愆力圖塵効奉寬大之詔願勤恤于齊民傾葵藿之心
常不忘于魏闕臣無任云云

代劉鎮江謝上表

負罪投荒甫還故郡起家為吏遽竊左符便道官官涓
辰布治荷恩優遇感涕縱橫伏念臣資稟至疎術學甚
脫黜纓入任本先父之教忠陳力當宦慕昔人之殉國
過不自料期于有成唯知軀命之可捐不悞智能之難
強荐蒙器使每至顛隕原情惟在于安庸論罪可逃于
誅博白萬里旋詔釋于繫囚漳浦踰年即聽歸于邑里
百身易隕洪造難酬自甘永棄于明時豈意更叨于誤
獎顧茲口實蔽別都平時固號于名藩今日尤稱為重
鎮山川自若多六朝制勝之餘人物眇然豈北府談兵
之彥受任不稱居懷隱憂退省至愚曷膺是選此蓋恭
遇皇帝陛下肇開興運因任群材謂使過愈使功而
臣嘗備于乘邊爰從徒隸之中付以翰藩之寄臣敢不
仰懷恩遇深激懦衷奉條教以牧民稟謀謨而固圉苟
可效節不憚殺身庶收標末之勞少答主成之賜

代人謝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蠲丹書之大譴竊祕殿之隆名既叨優秩想脫庭復冒

寵榮於經幄恩光沓至愧惧交深謝中伏念臣早以綿才
誤膺器使寢蒙宸眷亟躡近班屬桀三逆之滔天率臣
隣而敵愾賴宗社之祐助戮鯨鯢於決旬爰以微勞遽
登右府俄承命而分陝遂抗節以宣威念天步之艱難
軫宸衷於宵旰思效臣節庸報國恩深惟尊主庇民之
方莫先整軍經武之寔始勤服於夙夜冀有成勞逮表
地於邊陲率愆素意荷隆恩而免戾當竭力以圖功愧
無曾昧之能復還侵地雖抱樂羊之志徒積謗書僥非
上聖之深知蓋將無辭而自白既蒙昭雪復荷甄收恩
施如斯報稱曷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如天地之愛憫
何所不容若日月之照臨無幽不燭遂使沾危之跡終
蒙全度之仁臣謹當彌厲初心勉圖求效願冠讎之縱
橫何以家為惟忠憤之激昂未之死所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三

宋 張嶠 撰

表

衢州謝到任表

奉祝釐於靖館久愧空餐分支郡之左符謬叨共理方
 洒濯之云始益周章而自驚已至所臨首宣上德中謝
 伏念臣奮由孤遠本乏技能逢千載之一時玷侍臣之
 華選叨踰過分滿溢挺災賴神聖之優容越死亡而全

度一離擯斥四閱歲華歎自絕於明時分畢生於散地
敢期一旦忽拜殊私惟起廢之深恩濶無近比圖仰酬
之微効但有捐軀眷此三衢著稱二浙郊畿密邇允謂
要藩賓客往來最為孔道在材能懼猶未給於選煥何
以責成奉承以還怔營罔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奉無
私而勞下不求備以與人謂臣嘗列於從班必能知朝
廷之意察臣久居於田里將粗識小人之依使之當官
庶無妄作臣謹當夙宵從事寤寐勤民仰體隆寬傍師
甲令欲里閭之無愁嘆務廣主恩思玷缺之復艱難終
除愧恥

慰終制表

徹几筵於別殿已畢外除奉神靈於中祧復將易祭凡
居率土尚有餘哀伏惟皇帝躬儉承天孝思錫類願寬
濡露之感以慰幽生之心

慰終制表

服勤致孝已終信默之期明發不忘益動隙駒之感方

遏音之甫畢罄有截以摧傷竊以廢蓼莪之篇哀痛未
怠舉內服之祭日月有期既窮天下之至文是謂聖人
之達孝伏惟皇帝道同堯禹行法參騫羹墻之思尚深
於舜慕慈良之效將佇於商興少寬仁聖之情下慰臣
民之望

賀僕射相公表

伏審誕膺帝制登冠冢司進之位著之隆祚以國名之
美恭惟慶慰竊以國家置相孰先道德之師若夫艱故
未夷尤重謀謨之畧矧四夷懷匪茹之日而五大乖居
位之宜固當措意之所先要在密庸而罔覺安危所繫
今古攸同昔漢氏削七國之圖良以急之不漸如吉甫
易列藩之任乃能斷而後行夫惟理順而慮周故得事
同而功倍計安中夏名動諸戎豈其非常多懼之原成
於衆異難同之日元功可贊有識惟均遂躋漢相之尊
益重周邦之喜伏惟某官學傳孔孟業茂伊臯仰窺輔
治之大方實本誠身之能事民謠更而載美始知少正

之爲邦國勢久而自安尚使封倫之及見逮茲一舉尤契羣心某荷德至深吹生莫喻早逢禍亂之亟思欲爲太平編戶之民晚遭擯斥而來恐不在中興名臣之列未決躬耕之計祇憑黃閭之知欣慰之情倍萬倫等

代劉寶學彥修謝安置表

擢髮之愆宜當重辟更生之造尚保微軀祇荷寬恩惟知感涕伏念臣頃由之使出佐元戎亟以殊私遽登邇列每思報塞不憚死亡昧持重以保身致輕儇而誤國

原其初志謂立事之可幾逮至隳功悟匪才之難強師徒撓敗疆場侵陵軫凝旒宵旰之憂詔黎民肝腦之禍咎由臣執謗欲誰分宜公議之不容况罪尤之多積委之司敗自有常刑豈謂上仁但從輕典投之裔土庸示至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涵容後雷霆之震耀不欲爲人而撓法故令禦寇以代誅臣敢不體骨肉之至恩誓刻肌而悔過炎方萬里與死爲鄰衆闕九重呌闕無路顧老親而決去良悲感於路人澤敗柅以回

春獨有祈於君父倘遂生還之日是為報國之秋未敢殺身終期奮節

上書

上皇帝書

九月十三日左承事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臣張嶠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高閱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臣施庭臣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臣朱松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

臣李彌正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胡瑄等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等嘗聞熙寧中神宗皇帝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臣等不佞待罪館閣平居無事念欲補拾闕遺以裨時政萬一然恐越職犯分以干邦刑今茲事有關於宗社大計而切於存亡成敗之機者臣等蓋得以仰遵神祖遺訓一為陛下言之伏乞少留聖慮比自淮西軍潰之後議者謂朝廷將益修守備以待不虞示

外以整治內以暇使叛寇莫得以窺吾之隙其畫必出於此今者聞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言將撤旰昭戍守之備移屯江南數日以來物情洶洶富人大家則競為約齎之計小弱之民則鬻賣屋廬皆無固志氣象甚可駭也臣等疏遠不知誰實為此謀若出於廟堂可謂失策之甚若出於大將此必過為畏法之言以惑聖聽欲以便其私耳且兩軍相持勝敗潰亡蓋亦常事以國家之大顧豈可以三二萬人去來便為動搖傳曰社稷之主

不可輕輕則失衆此之謂矣昔漢高祖劫五諸侯兵出關及彭城之敗諸侯盡叛歸項氏然而高祖終成帝業侯景舉河南之地歸梁而終亡梁者景也今者潰卒叛君即讐天其或者以此儆懼陛下兢兢以就大業而俾賊隸益盈其貫將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未可知也盍亦鎮之以靜務德而安民以察天心之嚮背而乃遽見衰弱以啟戎心一何過也夫淮南朝廷之保障也若淮南守備堅固則江南自安敵人必不敢越大軍而犯

長江之險建康雖無重兵不害也若無淮南則叛寇必
長驅於江北建康雖有重兵顧得奠枕耶昔楚子常城
郢君子謂子常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今日之事不幸而近似之臣等竊謂古人抗
兵相加全藉形勢便利漢高祖守滎陽雖屢敗不肯捐
之而西孫權守濡須魏雖數加之兵終不為尺寸退也
今國家初無敗衄之事一旦自為衰弱感國數百里且
淮南之民何罪將舉而棄之此何理哉無亦考觀吳晉
宋齊之君所以保有江左之由其亦鑒於梁陳李氏之
季所以失之之故利害甚明不待以口舌定也况淮西
軍潰之後廟堂當自區處使某軍移某處用某將守某
州以彌其間縫其闕可矣何用召大將而與之議進退
哉正坐詔之與謀使得以生姦詐今外則撤守備而為
衰弱之形使敵人有馮陵之意內則使帷幄之謀反制
於將帥而亂朝廷之紀綱一舉而二病俱甚可痛也臣
等竊恐朝廷已命移屯不可中變但乞指揮張俊分留

一二萬人與楊沂中之衆同守淮西使本軍宿衛行在庶幾守備不至寡弱敵人未敢長驅而來焚燒州縣驅擄人民姑存淮南以為大江屏蔽茲實宗廟之福臣民之幸也伏乞斷自宸衷早賜處分布告中外以安衆心臣等以疏遠預知國謀罪當誅戮不敢逃刑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某等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奏劄

代參政乞宮觀第一劄

臣以介特之跡荷殊絕之恩曾不十年遂聯二府初無一人之借助皆由神聖之親除故雖孤立之易危終恃眷憐而知免然寵祿既過則災所由生尸素已多則釁乃易會輒傾危懇仰冒威尊伏念臣預聞政機已踰歲律曾無尺寸仰稱恩私宿夜深惟頭鬚為白使在平強之日尚不如人况當衰病之年何能有益伏祈睿照許上印章方疆場之無虞既不嫌於避事乘疵瑕之未露庶得遂於乞身若乃持祿無厭妨賢固位不知戒懼更

歷歲時苟人心增惡其滿盈鬼神助興其凶惡一罹咎悔逆至顛隕不徒昧人臣進退之機顧不累聖君始終之遇益臣今茲之請去不獨專為謀身伏望聖慈俯鑒懇誠哀憐病悴特賜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劄

臣蒙恩優隆初無報塞而遽稱疾自去圖欲自安迹其事則固合誅矣論其心則不無意焉竊以謂古人有功

庸於國當平定之時猶或逃祿而不敢受避寵而不久居况臣以一介無庸奉命承教於多事之日既才能之素下復疾病之日侵任重邱山效微毫髮高位重祿豈得久要臣之懇祈以此之故迨上恩之未替庶幾終賜於保全若官謗之已加深恐曲煩於善貸伏望睿慈矜憐悃悞垂末光之照察其肺肝推從欲之仁置之閑散苟餘生之未泯尚圖報之有時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劄

封章繼上鄙塞未伸三瀆天威懼奸大戾然以匹夫之不奪冀淵聽之必回臣請得以披陳被遇之隆義當圖報而今茲請去蓋有不能自己者庶幾感動天意終賜允俞臣頃由一介獲造闕廷叨塵從班與聞政事趨踰過甚覆露洪多顧臣蠢愚未知所稱昨因請對便殿親奉玉音謂臣始終擢任皆自聖明初無一人為臣游說聞命感激不覺涕零君施如斯誓將死報而臣早衰多病食飲寡薄外瘠中乾日就羸薊儻獲少加休養庶他時尚任於使令若乃強其不能則不日遂隣於顛仆雖草菅之何惜懼職任之或隳一致人言遂孤恩遇是以陳情瀝懇不避重誅仰句天心俯從人欲苟危敗之姿未先於朝露則臨期之際不憚於殺身臣無任祈天俟命震懼隕越之至

第四劄

臣伏奉詔旨訓諭丁寧仰戴恩私感極流涕雖聖人優

游未賜於矜從而螻蟻賤微有不能但已竊以臣被遇之盛寵名之隆與夫所以誓將報國之誠及力不逮心之狀敷陳已竭至於無辭惟有至誠冀動天聽臣實以早歲逢疾中年更劇心志憤耗無以替帷幄之謀氣血不強無以著股肱之力在平居尚能充位若遇事必至顛隕恐平生事國之本心十年遭遇之渥澤立朝一敗埽地無餘仰冀天慈終全去就之槩不使為世觀笑所以愛惜臣子是為國養恩宣昭德音風動在列知聖主之哀憐如此使為臣者皆有奮心則臣之就閑未為無補冒犯嚴威臣無任瞻天俟命屏營彷徨之至

除福建漕上殿劄子

臣代匱冊府踰三年雖竭夙夜之力而才駑不逮訖無以承厚惠稱明德茲蒙恩將漕閩粵職分有守顧雖不言而去陛下不以是責臣朋友不以是棄臣然臣伏自推念居官既不能以尺寸自効去國又不能一言覲以裨贊萬分則身雖九死猶有所恨請得為陛下試陳其

愚退伏歐刀都市不悔也臣以謂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於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之利害在於既知之而不以為意昔者秦始皇帝殺假父遷其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竅後茅焦解衣一說立悟而還其母秦昭王時太后與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專威擅國秦國不知有王及范雎進說昭王立奪之權夫昭王所以能成伯功始皇卒并六國其事雖不足法然要其納諫而果于必從聞善而果于能改可言也至于

衰世之君則不然楚靈王虐于張諫之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漢成帝之季年王氏日以益盛劉向推明梓柱言忠而意切成帝徒歎息其意而不能有為也其後靈王終辱于乾谿漢鼎卒移于新室言之可為於邑故曰患在于納諫而不能用在利害而不以為意也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寇內有驕悍之兵下有困窮無聊之民方今之務顧有甚大且急於此者乎然進言者多矣今皆指是以為陳腐而不道

更取新奇之說以藉口實者多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不恤更為迂濶之事以塞責此近于納諫而不用知利害而不恤也設以為不然胡不試取今日之事以校其十年之初亦有以相越乎殆見其不如矣日失一日歲亡一歲長此安窮盍亦及今而為之制乎昔禹惜寸陰今所遭之患有過洪水此正惜分陰之時也今廟堂布政百官承事朝行呼唱而出暮行呼唱而歸抑不知其所治者果何事耶所務者豈盡今日之急乎何其敵

日以徧兵日以驕民日以困無愈于曩時也臣以謂為今之計畫之所行夜之所思非是三者則不務將以用人焉非有當于三者不進也將以興事焉非有當于三者不為也智者用其思勇者竭其力上下大小同心協德無一日之怠皇又且晝而作事夕而計功時考其驗歲課其成力行而不已數年之後庶或有濟若循今之道求濟今之功猶卻行而欲及前人也臣以謂觀時以知務者大臣之事也守職以効功者羣臣之業也循名

而責實者人主之權也賈誼曰聽言之道以事觀之何獨聽言為治之道亦觀其事今有人于此曰人材已用矣則當觀其職業之興廢國論已定矣則當觀其事功之濟否風俗已厚矣則當觀其士節之堅脆如是則不能欺若曰職業已修事功已立士節已堅然則胡為其未治乎此又足以考矣無乃大官大吏徒事文具以苟偷朝夕不知當世之所務乎無乃徒飾虛言以藉口實無益于救敗乎譬猶說食終不可飽古人所謂虛美熏心寔禍蔽塞殆責實之政未行也臣以謂人君如天之道雖有常然不出其非常者則無以遂威權四時之運天之常也至于震耀殺戮反風起禾此非常也如張敞漢一大吏爾猶能越法有所縱捨而況于人君子且羣下之功罪多矣忽取一人焉錄其功則凡有功者皆奮忽取一人焉抵其罪則凡負罪者皆恐如此則威權復矣又况進賢退不肖之柄不可一日委于臣下也何則古人之薦材也將與之比而事君世之薦材也將與之

比而助已如趙盾韓厥于朝暮戮其僕而不恨安可謂無人哉益亦鮮矣此任人之柄所以不可萃于臣下也萃于臣下則人主之勢孤貴臣之過失將壅于上聞矣臣聞勤儉雖帝王之盛節非有制法焉則德不足以遠施漢文帝身衣皂綈而富人墻屋被文繡倡優僭后飾天下所以能富殖而財不屈者幸耳然後世終有七國之變况于民力國勢萬萬不及于曩時者乎臣願裁抑奢僭自貴臣始罷去無用之官省不急之費苟任事者能以公議為天下率蹇然以身當其怨而不辭羣臣各以其職分謗則雖戾夫悍卒亦將驩以承命矣孰有不聽者乎臣以謂有國之所惡者莫大于朋黨與奔競朋黨盛則能至于敗國奔競盛則士節不堅人主無以寄安委之任然是二者皆在上者有以啟之也何則今一宰相用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用一宰相去凡名為其與者不擇賢不肖盡逐且世固名曰君臣不曰家臣也奈何人材之去取一視宰相哉宜其朋黨之浸

成也假令有人焉官于天子之朝徒知業其官而不事請謁干寄一旦擢而進之則人自趨于退素矣苟所用者率數干權貴之人而無所附麗之士皆棄置而不用則何怪于士之奔競成風哉臣故曰二者皆自上之人啟之也臣竊觀自古開忠于當世之君不避斧質之誅者多在于芻蕘踈遠之士而鮮出于貴近之臣豈遠者忠而近者否乎非然也蓋踈遠則顧忌鮮貴近則嫌避衆其勢然耳今臣之所陳皆天下之大利病人主之所當急聞然其言有益于國無益于臣之身然臣所以犯難而必言者臣既無顧忌之心又無嫌避之迹欲以信其犬馬之私以報陛下也惟陛下矜其忠而保全其不肖之軀使世無以言為諱則非獨臣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

臣嘗以為今之為吏者甚難非奉法令察吏奸恤民疾疾苦之為難也任士大夫之請寄稱過使客之所欲得

免于毀詆中傷之患之為難也夫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之口今且有人焉虐百姓盜法令此其可誅者也而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譽隨之有人焉恤百姓奉法令此其可旌者也而不能回面污行以饜足士大夫之欲則毀隨之是吏之毀譽不繫于百姓之休戚而制于士大夫也若上之人因其所毀譽而賞罰焉吁亦濫矣臣故曰今之為吏甚難也然此特謂州縣之吏耳若夫奉使之吏則毀譽又有甚于此者何則吏之能否繫百姓之休戚而毀譽則制于士大夫矣而奉使之吏又任朝廷薦賢退不肖之責其賢否則繫乎寒俊之幸不幸而毀譽則制于權要彼百姓方謳吟嗟咨吏治之能否無由上聞而士大夫之毀譽已達于道路矣彼寒俊之士方謳吟咨嗟使者之賢否無由上聞而權要之毀譽則達于朝廷矣故曰今之為吏甚難而奉使為尤難也不寧惟是又事有疑似而可附致以成其罪者多矣夫嚴似苛而非苛

猛似暴而非暴發姦似察行法似刻夫苛暴察刻固不可為也若乃御下以嚴去惡以猛使姦不得以幸免而法不至以私廢胡為而不可哉若其所治者幸而在於寒士則無故矣不幸而在于權要士大夫之親戚黨與則疑似之謗又將誰明哉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蓋知此也臣不佞蒙陛下厚恩付以一路之寄誼當展四體以率職扶持善良摧抑豪植然臣無左右之容無游談之助無黨於國無援於朝而欲孤立行一意于事甚危非獨臣然也凡有志之士皆然也伏望睿明深察毀譽之來留於齊威王之聽則羣隸臣之幸也臣顧敢以小己之私利害瀆淵聽哉冒犯天威罪當萬坐取進止

辭免起居舍人劄子

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以為郎省闈未能稱職以報恩載筆螭坳遽蒙越錄而驟命非夢寐之敢冀徒周章而自疑伏念臣發迹諸生本無學業備官歷載何益公家

綿力雖殫微庸莫効平居自勉猶懼不給而煩刑書進擢過優敢辱高位以速官謗顧充廷之後彥殆不乏人猥加命于孱庸尚何能稱豈不牽位而有貪榮之意實恐空官而詔昧利之譏伏望睿慈追還誤寵以得賢之為右無反汗之是嫌所有恩命臣無任祈天俟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兼實錄院檢討官劄子

竊以於昭先帝丕顯之大猷仰稱上聖適追之達孝勒崇先世允賴信書顧惟一時秉筆之儒宜得天下方聞之士必也達孔子微婉之義然後合於大經其亦體周公詠歌之心斯足明乎善繼如某學不足以知前世之載識不足以語比事之宜咕嗶雖勤讀書未半於袁豹屬文自業贊辭敢與於春秋忽冒詔恩允為非據矧某昔嘗懷鉛而從太史之後固已試之無庸今復被命而參汗簡之司敢來功之自詭伏望特於奏陳之際請還謬誤之恩下情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二十四

奏劄

蠲逋欠劄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輒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繫官錢是也已出省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脩謂之干繫官錢此三者前

宋 張嶠 撰

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衆議所以謂不可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歛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必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監司者皆以知之不敢不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嘗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為催到欠負而已且一年計之當年所入皆已數足於足數外催到米斛謂之欠負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縣秋賬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是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別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為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為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蒙蠲除挂在簿歷正緣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負尚容兌那此所以不得不為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為邱墟而復業之人未敢盡歸

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欠負未盡除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教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如此則南畝之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脩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願充衙前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為保及當受重攤欠折為甲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產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網運便失陷也根抵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下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見抵當財產並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况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之其他固不

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
斷而行之

辭免除中書舍人劄子

竊以代言之責不輕勝任於朝廷暇豫之時設或倚馬
而須尤難稱職于號令風馳之際如今之選尤在得人
上以宣暢於王靈下以感移於民志宜簡洽聞之士用
居掌制之官如臣學未足以通方文不能以行遠本無
孤獨之援誤蒙神聖之知雖自託於無庸之辭莫酬見
異顧陳力以不能而止未敢有言豈圖尤異之恩忽被
凡庸之品既以度羣材而驟用固已難安况復不明試
而為真將何以稱雖昔賢之有是非不肖之能任與其
沓貪冒昧而自速於責言孰若推避逡巡而祈還於誤
漿非敢便文而自愛實虞曠職以累恩儻遂寢于于除
庶卒逃于刑史籲天自列俟命彌兢

論

論敬天

臣疵賤無可算錄猥蒙陛下擢於行列之中使得踐複
門之地日望清光臣雖九殞無以論報臣夙夜惟念欲
竭芻蕘之思覬以少佐聖慮之萬一竊觀天人相與之
際然後知天之啟佑陛下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何其
委曲如此其至也雖然不可不戒傳曰賢者寵至而益
戒不足者為寵驕此為人臣而言也臣以謂人君之道
亦必由之何者車服爵命君之所以寵臣也臣能受寵
而知戒則能保其爵位令聞長世啟迪開佑天之所以
寵人君也人君能戒則能統承大業永世無疆此理之
必然者也臣竊觀往年淮上之軍以數萬潰向使偽齊
率我蠱賊以來金人以勁騎為之聲援雖未能遽犯長
江之險於我固亦殆矣而乃棄置不用猜貳隨生賊謀
因是而廢此天之所以啟佑陛下者也屬者遣使往聘
彼若驩焉好逆使人詭辭從我之請待其秋高馬肥然
後遣使報聘而以大軍繼之出我不意雖未足以為大
虞然邊境固以聳矣今乃計不出此顧於盛夏入寇師

出無名神怒人怨南北之民莫不憤疾滅亡之兆於此
可見此又天之所以啟佑陛下者也本原所以致此皆
陛下十餘年間卑宮室惡衣食聽言納諫畏天愛人躬
服慈儉力行孝悌兢兢不倦之效也陛下既已如是則
又將何所戒乎臣愚過計竊觀湯既黜夏其告四方曰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周公作君
與序商之既亡周已受命而曰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夫湯之
危懼周公所不敢知乃在於罪人黜伏商人既墜之後
矧強寇有滅亡之漸方其未伏厥辜之時則其所以朝
夕儆戒以俟天命之定者其可不有加於前哉惟能夕
惕若厲日修不忘則於奉順天意以禮承其休於是為
至于以致誅狂寇譬猶以利劍決腐肉鋒接則無事矣
中興之功實在於此伏惟陛下俯留聖慮臣越從孤遠
得侍帷幄冒昧輒進瞽言罪合誅殛惟陛下裁赦臣無

任震越之至取進止

論和戰守

竊以邊寇亂夏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歷年所以持國初無定論大抵今日為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摠憤則必尚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為失計然所以為是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今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徵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士卒校彼強弱則彼強我弱若遣偏師遠入寇境以爭一日之勝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稱天險然往年敵人波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也臣以為今日之勢當以守為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可和可議也昔孫吳之與東晉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疆終不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况當時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

州縣蕭條賊欲入寇須齎糧而來也然則今日之守固易於昔時矣今若終營上流自荊州武昌江州壽春廣陵以至於建康分遣重兵各據要害水具舟楫陸為堡塢耕田積粟以待賊至以我水陸之便而振擊之當可以取勝既勝之後若彊弱之勢均則當不請而自和若或我之勢強則制和者不在彼矣如我之守備既飭而彼不來則治兵養銳以觀釁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

臣竊以敵兵去冬深涉吾地其人雖衆皆迫於威強而來各顧其後莫有鬪心王師屢捷一朝宵遯敵之此役固有自敗之道非我以幸勝之也竊觀朝廷士氣稍振於近年今又乘戰勝之後其銳百倍及其鋒而用之固無不可然自解嚴之後兵疲民勞未得息肩兼春夏以來穀糴翔踴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比者朝廷命將遣兵出戍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為秋冬之防耳而議者不知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搗其巢穴深

恐兵革一興未輕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事而言則為後時矣臣請得以畧薦所聞臣伏見春秋之時吳伐州來楚薦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既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是役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是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之師既為我所敗而退矣朝廷今茲之舉萬一有如道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為今之計且當築塢壁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能亟來藉使之來先挫其鋒于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堡之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自病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自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強寇詭計不測他時或更入寇

彼若見兵於淮汭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糧種以資業其餘民依倣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釁而動一軍向陳許而擣梁宋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則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御將

臣嘗觀晉悼公之命百官也有使訓諸御知義者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者有使訓羣騶知禮者故能終至於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以成復霸之功蓋司武之士所尚者勇非知有禮義之習揖遜之事也賞或不足以勸賞至而益驕恩或不足以懷恩極而益戾何者素無以柔服其心故也然則先導之以禮義然後申之以賞罰此固御將之至術也若或既不導之以禮義又不申之以威刑徒恃誘之以賞則賞亦有時而盡徒恃懷之以恩則恩有時而竭恩賞已盡而溪壑未

盈適足以為啟寵納侮之道而已是又不可恃之尤者也是故必先訓之以禮義次懷之以恩賞終肅之以威罰然後為得也禮義既有以滲漉其心而威罰又有以聳動其意如此則襦袴之賞顧盼之恩皆足以使之德上之賜矣臣竊觀朝廷之御將帥未有標末之功而賞已重于邱山未有橫草之勞而恩已竭於府庫非徒賞已僭而恩已黷也又且有賞而無罰有恩而無威譬之天地有陽而無陰能生殖而不能肅殺其弊可勝道哉

且自用師以來涉淮北未有寸尺之地復歸於版籍者也而將帥之賞既已如此今又重之以不戴天之讐踰時而未報此外而將帥不任其責而誰實任其責哉使其禮義素有以周訓之則必知所愧恥將有納官以自效者矣使其威罰素有以震懾之則必跼蹐無厝將有席藁以請罪者矣而乃或自營而去位或效尤而接踵彼胡恃而敢然哉然尚有可諉者曰禮義不素導之於前威罰不申警之於後耳自今以往盍亦訓之以威棄

前尤而責後效乎昔賈生之論有曰主上之遇人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且以禮義遇之而不以禮義自處者豈人也哉禮義一入其心彼將知恩賞之不足恃威罰之不可忽也念恩賞之已過則自愧功之未稱慮威罰之將來則自懼責之未塞如此則國勢日尊臣節日嚴古之所以入官國家保全臣子者用此道也若或因仍不革則陸廉將有陵替之漸將帥將有跋扈之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之道也捨此之不圖顧彼之久行臣竊以為過矣臣願陛下深詔辭臣多為訓辭務極深切且擇忠信慈祥而宣惠於教者往來訓迪使禮義之言日聞於將帥之耳然後申嚴憲法以懾威之使知恩寵之不可怙而刑威之將必行也庶幾有以消未然之變而盡全安之道矣昔諸葛孔明與法正論治道其略以謂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

治之要也此正可以救今日之弊矣惟陛下下遠覽晉悼公之事先導之教訓次察孔明之言不全務於姑息行之期年俗必大變而後大功可成矣狂瞽之言不違時變惟陛下赦其進越萬死之罪曲賜採擇冒犯天威無任震越之至

論遵守舊法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先王方未制法之時愛利未盡及於民也雖及民未被於天下來世也於是制法焉既足以垂當年而被來世矣後之人循而行之則天下之被其愛利猶先王時也若棄置不用政日已隳人日已亂此必至之理也然小夫陋人不察其本反肆言以為法久而弊可以行古不可以行今於是始有變亂舊章而附益以新意者是以法比日衆滋彰之患至於不可遏而不知遵先世已行之法足以致治甚可歎也臣嘗觀之古有取前世之法而用之者如周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有遵祖宗之法

而行之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蓋法非甚弊而不便於民先王未嘗輕變但舉而行之而已非特三代為然也三代而下亦如之如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而魏相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是也非特治天下者為然也有一國者亦如之如仲尼責趙鞅以為當守唐叔之所受法度謂冉有子路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其明驗也然自三代以來人與法兼用而祖宗之制則專於用法何者前代之法猶有未備至於本朝而後法令備具無以復加祖宗之意若曰與其用人而或有賢否不若一切以法從事顧中人猶足以舉吾法而導愛利於吾民也豈意兵亂以來雖法令具在而吏莫之循徒以是為虛文而已今試舉其一二言之事之大者莫過於兵刑錢穀而法之密者亦不過是也祖宗之兵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紀律不嚴等級注犯詭名逃竄驕墮橫恣之弊殆不可勝原矣祖宗之刑有成法比年以來棄法不用於是決讞不當輕重

失平行賂巧法解脫文致之弊殆不可勝原矣若乃賦入之數經常之費科明戶分出入相稱內外之積按籍可知而比年以來賦入陷沒謾欺計文財用放散不可稽考湏求無度半入污吏之家此皆章章在人耳目者皆廢法不用之所致也其他庶務類莫不然上下玩習不以為怪若不齊之以督責厲之以刑罰懼將盡委地耳臣愚伏望睿斷明詔中外有司大小之吏使各具每司見行要切之法若干事某事見遵舊法某事今與舊違戾某事今已廢不行然後下之執政使之共議其舊法之見行者整治之續降法比之違戾於往者刪去之廢格不行者振舉之其在中都官則御史諫官主其在外郡則監司主在縣邑者郡守主若其違法與不同法者皆得按劾必罰無赦知而故縱與同罪假以歲月可致漸治不然玩弛日甚數年之後益難振起使祖宗創業垂統之具卒壞於偷墮之吏臣竊痛之惟陛下俯留聖慮

論和糴

伏見今年六月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劄子
勘會荆襄屯駐大兵歲用糧食浩瀚雖速年撥發江浙
米斛應副緣係沂流常患津運不繼今歲湖南雨暘應
時秋成有望兼相去屯兵去處不遠若行就便措置糴
買誠為順便戶部供到狀今契勘湖南糴米一十萬碩
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貫四百文支降糴米四十四萬貫
窠名下項金銀五萬二千五百貫見錢交子一十五萬
貫總制錢經制無額錢五萬貫移用錢五萬貫度牒三
萬五千貫紫衣一萬三千五百貫師號一萬貫助教勅
三萬二千貫迪功郎告四萬八千貫竊以湖南去年旱
荒餓殍滿野死亡十有六七今年田疇往往荒頓無人
耕種緣今年軍興之際朝廷縱未能復除稅役其於常
賦之外不應別有科湏假使屯軍上流勢湏仰給則當
明言其不得已之意以示惻怛今所備坐劄子乃云湖
南今年雨暘應時秋成有望以此和糴竊恐遠方之民

見此指揮將謂朝廷全不知其疾苦深非所以慰安民心之意况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餘金今所定和糴價既低小又非一色見錢慮恐饑饉之餘不堪如此今上屯軍軍全仰餉軍既不可蠲蠲為宜小減萬數又別增糴價仍於窠名內除減官告度牒數目那融見錢以充糴本庶幾少蘓凋瘵仍乞將今來所坐劄子內今歲湖南兩賜應時秋成有望十字除去伏乞詳酌

第二劄

竊見近降給換度牒指揮律院貼納錢十貫或十五貫限半年內陝西淮南係殘破路分限三年禪院一等貼納錢五貫限本年內陝西淮南限三年其西北流寓僧道尼女冠一等貼納錢三貫限一年除女冠外處州縣稀少外大約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萬又以十分之二為率其殘破去處與西北流寓不過有十餘萬人截長補短且約得貼納錢五十萬貫并紫衣師號在內今五十萬貫緡錢不足以充贍軍十日之費况又在三年

之外方始得之深恐目前未見其利而徒使此十數萬
失所之人動心竊以為朝廷當將此兩項特行蠲免

謂

南陝西及伏乞更賜詳酌

西北流寓

蘇少不天

直子文

西

西

西



書